

善身堂一家言

乾

□ 13
2979
1



口 13
2979
52

冊
口 13
號 2979
1

文政六年癸未新鑄

鵬齋先生著

不許翻刻

善身堂一家言

東都書肆
慶元堂藏板








善身堂一家言卷之一

鵬齋先生著
受業弟子
川村富穀謹次

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是以世有子張氏之儒。子夏氏之儒。各立門戶。唱其道。然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以教導之而已。故頗有異同。以互謗毀之。如子張爲難。曾子守約。子游簡弘。子夏撿拘。可以見矣。門弟子有深憂之者。於是收拾孔

善身堂一家言

子之言。哀以編斯書。又折衷諸弟子之言。雜諸其間。總爲二十篇。命之曰論語。蓋論撰孔子及門弟子之語云。其名義班固藝文志既明言之矣。皇侃義疏序中所述諸義皆捨之可也。二十篇其作者不可得而識也。又必非成一人之手也。謹攷之。每篇或一人之所記。而後人哀其記以爲論語焉。如先進篇。則閔子騫家所藏。按先進篇子曰孝哉閔子騫原作子曰孝哉閔子侍側於例當稱字改其字而稱子尊之。又如閔子路子貢之上。一人別書之。泰伯篇曾子門人弟皆其家子弟之所親記也。

子之所錄。學而子張二篇。陳子禽皆稱其字。而季氏篇獨出其名。則季氏篇或陳子禽所親記。亦不可知也。是乃子張書諸紳之類。憲問篇原憲所親記。子罕篇琴張所親記。故二篇亦各自稱其名。茂卿論語徵既言之也。又林放。史記弟子傳家語弟子解。其不舉其人。其名字未詳。然魯論直舉其姓名。而出問辭。則林放亦爲孔門弟子無疑。且有孔子進林放而勵冉有之詞。而稱之。則其非他人者可知矣。吾推陳亢例而知之。然則八佾篇或林放

之所親記。亦未可知也。其餘雖未可詳識。或冉有宰我所記。亦有之。雍也篇。冉有有自稱其名者。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公冶長篇。宰我自稱其名曰。宰予晝寢。然則此二篇成於冉有。宰我之手。亦不可知也。或曰。二篇舉二子之名者。乃因春秋褒貶之義。而不與之也。按孔門後輩奉其道者。安有私褒貶先輩名賢之理哉。孔門決無此風矣。若以春秋褒貶之法而正之。則孔子既黜楚之僭號。不與王而猶稱子也。今魯論直書楚僭號。有若曾參之言。曰葉公。則魯論似不有此法焉。皆以子稱之。而冉有亦有稱子者。子路篇曰。冉子退朝。則此篇亦或冉求門人之所記歟。南宮适字

子容。公冶長先進二篇。皆稱南容。而憲問篇南容亦稱名。則此一篇或出於憲适二人手。而合以爲一篇歟。又一篇中或稱子。或稱其名。或稱字者。有之。雜舉而不一矣。雍也篇。冉子爲其母請粟。又曰。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稱其名者。是也。又曰。季子使閔子騫爲費宰。稱字者是也。二十篇皆尊孔子。單稱子。是爲例。而或稱孔子。或稱夫子。或稱仲尼。其名稱不一。從其辭而互舉之而已。然其實不可疆立考。恐涉牽合。姑記余所聞爾。一柳子厚曰。論語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文柳

論語

宋永亨曰。論語出於閔子騫之家。搜採異程

子曰。成於有子。曾子門人。陸象山依王肅鄭玄等

之言曰。王肅鄭玄之說。見論語正義。論語子游子夏所編也。如

學而篇。子曰。次章載有若一章。又子曰以下。曾子

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稱之。蓋子夏輩平日所尊者

此二人耳。象山語錄。後人繼之。又各逞穿鑿。妄認其人

以爲實據。皆出於影響猜度。而自不惟乎其有矛

盾也。論語撰者。其實不可知也。按曾子少於孔子

四十六歲。死年八十餘。其死距孔子之死五十餘

年。

孔子死時。曾子年二十七歲。

是時孔門弟子。畧無存者。而論

語舉曾子死。則此編之成。距孔子死。凡六十年許。

相距實遠矣。於是門弟子之遺老。若從七十子承

其業者。或懼孔子沒後。各唱道。久而有差也。是以

假各家所藏。紳記輯集之。以編二十篇。故雖有重

複。不復私刪之。姓名字號。就其所記而存之。不復

改焉。又不敢妄加筆削者。蓋尊先輩也。如邦君之

妻。周公謂魯公。周有八士章。非孔子之言。又無判

語。蓋其人或所覩它書。或所聞它人者。輒直采以

書其紳耳。故編論語者。亦存置之篇末而已。山梁
雌雄章。與鄉黨每章言不相類。故亦置之篇末。而
循前例。唯學而篇。開卷第一章。言出之於首者。編
者微意有深義之存。其餘篇次全無意義。正義強
爲之說。附會轆戾。吾弗取也。論語一編。孔夫子之
言。終於第十七陽貨篇。微子篇。編論語者。舉微子
柳下惠逸民。及長沮楚狂荷杖老人。以述其出處。
而明孔子出處之異乎是。故無孔子判語者。亦直
舉其人而列之。柳下惠大師摯是也。群弟子言。重

哀以爲一篇。退置第十九篇。第二十篇。祇明孔子
祖述堯舜禹湯之道。憲章文武之法。而其經世輔
民之學。有所承之證而已。故特歷舉堯舜以下。禹
湯文武之言。又出孔子語子張五美四惡一章。以
示其道。卽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故此篇僅僅不
過數章而已。其間謂舜亦以命禹。而不舉其語者。
是特列序堯舜禹湯文武群聖人之名耳。又篇末
舉知命知禮知言之語。而終之。蓋歎孔子懷此德
而人莫之知也。是三語者。一時之言也。故并下二

語而舉之其用在於上知命一截耳。嗚呼奚用意之深也。讀者當着其心而勿輕忽看過也。

學而時習章

一學。學先王聖人之道也。習。重習也。謂習熟也。學與習其義自別。學謂受業。習謂講習也。左傳所謂肄業是也。魯語曰。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下章云。傳不習乎。言已之不習熟者。或傳之人則其誤人者不少也。家語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是學而得明也。說苑又曰。博學而患不習。習字原訓重。

故重險謂之習坎。學習二字分辨甚明白。何假饒舌。時習。謂時時講習其所受之業而不措也。古人或說時字為四時解。學以四時課之可也。禮記。春。秋。學。禮。講。習。豈可為四時之課乎。皇侃一通云。日

冬讀書。日修習。不輟廢習。修故之稱也。言人既學必因仍而修習。日夜無替也。之於所學之業也。允命曰。敬遜時敏。厥修乃來。學記曰。蛾子時術之。孔穎達疏曰。蛾子時時術學。啣土之事而成大垤。猶如學者時時學問而成大道矣。時習之義歷歷可掇。何

獨於此而殊之悅者心内有喜悅也喜者悅喜見

於顏色也

孟子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又云中心悅而誠服左傳文公聞子玉

死而後喜可知注云喜見顏色漢書沾沾自喜孟子曰欣欣然有喜色宋儒於悅字為種種義而無

歸宿因今注于此

先王之道學此而熟之則其道為自家物道為自家物則經世輔民日用行事之間左右取之無不逢其原臨時觸事無不中道經云自然妙合吾亦不知其機活之所在也學者之悅莫過焉譬猶庖丁解牛初則所見無非牛持刀凝立而不知所下

手三年技熟之後官智止而神欲行目無全牛也今夫學解牛於庖丁其技熟而至此妙處則其悅豈可測哉學者苟學道而為不熟則雖有周公之才之美立朝蒞政不免危殆迷錯矣故學得道為貴

陸象山嘗謂論語有無頭柄底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其門人楊慈湖因其言遂改時習為不習是何恠事孰謂象山了聖旨吾不信也

朋。謂同志人也。今從其義。同門爲朋。古訓也。朋友連下。則可據古訓以別其義也。單用之則朋友互通。猶邦國連下。天子畿內爲邦。諸侯封內爲國。單用之。邦國互通矣。自遠方來。如七十子自四方來。信從孔子也。天下英才來在其門。而平日答問其道。以教育之。豈不亦樂乎。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乃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爲三樂之一。此言乃是也。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樂字當爲如是。

觀也。

人不知而不愠。人者泛稱之辭。卽斥人君也。人而不仁如禮何。人焉廋哉。雖單稱人。皆斥人君而言。宜就語而類推焉。此章今以夫子喻之。夫子學既成。是以同志之人。如顏閔季路子貢之徒。慕向其德。遠來而信從之。夫子德既如此。道既如此。國君用之。則其國有成焉。然而當時人君無有知其德而用之者。夫子終不得位。空言無所施。是亦命也。我未如之何也已。知命泰然處此不愠。君子之人

與君子之人也。夫子嘗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蓋道之也。此章孔子適為人言，而孔子一世事業，似此語，故編論語者，首篇出之，亦有意哉。溫與問義同。溫，鬱積意。乃鬱之轉音。品字箋引諸書字攷云：蘊隆與鬱隆同。凡文字就旁加邊而異義，雖然皆不離本體之義。暵，暵也。从水，寒暵適也。从氣，元氣交密之狀。从病，溫疫熱病也。从西，久釀之酒。从糸，絲之縶亂。从糸，加草似亂，絲水草。又為輿義。蘊，蓄蘊藉，蘊緒皆鬱積之意。从火，鬱烟也。从革，藏也。从心，心有所鬱積也。字學亦不可不知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一重敦重也。謂身體有威儀，而舉動不輕率也。學則

不固，固如惡固之固，謂固執而不知變動也。君子無學術，則或是已性之固，有偏守而不知廣，慮其義或直情徑行，反害其道。王公大人或守己之祖風家格，不知隨世變應時機而計之，決之矣。故聞人之言有理，猶固守己之見，不知從其善言。或雖有獨智之慮者，無學術之照鑒之則，徒焦思殫精，心懷疑殆，不能定其是非，終誤國政者多矣。是皆不善學之過也。孔子嘗曰：忠信有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

不如學也。可與此章合見焉。學則不固。謂君子之道問學也。主忠信。謂君子尊德性也。禮曰忠信。君子之美質也。又曰忠信。禮之本也。中庸德性是也。故或謂忠信曰質。蓋謂其本也。故曰主之。又曰尊之。然雖有忠信之美質。無學術之照鑒之。則其美質孤陋可賤。故曰不如丘之好學也。

夫子溫良恭儉讓章

一飲薰可安。謂之溫。反溫曰驚。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曰齧。賈誼新書由是言觀之。良為慈。良易。良之解者。

當矣。

荀子曰。智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又云。其衣縫。其容良。

以國語定王八年

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儉恭儉侈奢侈也。謂衣服紳帶象笏玉佩等之有節度與無節度也。左傳云。恭儉以行禮。成公十二年是也。其諸助辭。論語唯有一所。故或以為其謂之訛。論語筆解非矣。公羊傳每用此助辭曰其諸以病君子。其諸君子樂道。其諸則宜於是焉變矣。禮之用和為貴章。

一用應機活之義。周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老子曰大沖如盈。其用無窮。用字義與此相同。小戴記燕義曰和寧禮之用也。史記外戚傳曰禮之用。婚姻爲兢兢。皆此義也。非體用之用也。宋儒每遇用字。動輒爲體用之說。吾聖人立言所無也。案體用說。本於道家。佛家資其言之有理。以爲已家之恒言。佛氏謂本體藏於密。隱微無痕。大用現前。不存機則。乃言曰以知度明。昭爲體。以成濟萬行爲用。又以真如實相爲體。以應適無方爲用。

唐清涼國師華嚴疏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按六朝之時。佛法東流。盛行天下。上自天子王公大人。下至文武百官。男女老少。凡識字之徒。莫不慣其說。故學者皆假其言。以釋聖經。遂爲學者恒言。今攷之。實紉於道家全體功用之說。宋儒根據此等之言。以構新奇而已。其實無徵焉。周易繫辭傳。韓康伯註曰。聖人雖體道爲用。不能全無以爲體。故順通天下。則有經營之迹。物之所以通事之所以理。莫不由乎道也。聖人功用之母。體同乎道。孔穎

達正義曰。以無言之存乎道體。以有言之存乎器用。其後雖五行家。亦立體用。以爲之說。隋蕭吉五行大義。既有此言焉。又周易繫辭傳曰。顯於化。藏於用。又曰。蹇之時用大矣哉。又曰。革之時用大矣哉。呂氏春秋曰。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是等之用字。皆應用機活之義。非體用之用也。因此攷之。禮之用和爲貴。和謂和同之和。非中和之和也。古聖王立八蜡之禮。三日行酺。國人醉如狂。孔子觀之。歎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先王之道斯爲

美。蓋謂此之類也。仁齋祖徠兩先生引小戴記儒行篇。以用爲以字。爲助辭解。可謂懲羹吹齏。不可從也。

告往知來章

一往。謂既往也。來。謂來今也。往。謂古人之所既言者。來。謂今人之所未聞者。言我以古人之所既言者。告之。而我復知吾所未聞者。告字知字。俱屬孔子而見之。猶曰起予。其義同。乃美子貢。且自說之辭。說卦傳曰。知往者順。知來者逆。此章往來字宜如

是觀也。皇侃本樂下有道字爲是。樂道如孟子謂伊尹樂堯舜之道是也。古註曰。往告之以貧而樂。摸糊不明。殊費解。不可從也。

視其所以章

一此言觀察人君之法也。以用也。信用託事也。大戴記曰。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是也。由讀猶由道之由。此君其所由之道。果何道乎。由堯舜之道耶。將由老聃虛無之道耶。抑亦由管商刑名之道耶。觀其所由之道。可以知其人矣。安謂有所欽慕

嚮往而安其風也。孟子曰。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安字當如是觀也。言此君所安之風。則伊尹之風耶。將伯夷之風耶。抑亦柳下惠之風耶。察其所安之風。可以知其人矣。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章

一周官有掌故。漢書有典故。皆掌前代故實之官也。新者謂新辟新王。後王之新政新令也。能非溫前代之憲法律令而知後王之上諭條令。則不可以爲人之師。若不然。而徒教其道。則或恐人觸禁犯

法而蹈於過謬之地爲人之師者不得不明此事也。

攻異端斯害也已章

一陸象山曰。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箇爲異端。蓋異字與同字爲對。雖同師堯舜所學異緒。與堯舜不同。此所以爲異端也。夫聖人孔門之教。皆治國安民之學也。其教必有規矩焉。其規矩何也。蓋以堯舜之仁義爲法。是也。故仲尼祖述堯舜。憲

章文武。孟子亦引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今同學治國安民之道。而別爲端緒。不以堯舜文武之仁義爲規矩者。總稱之爲異端也。或主霸道。或挾法家刑名申韓之流。而爲說。不以堯舜爲規矩者。皆悅之而攻之。則反害聖人孔門治國安民之道也。其害甚於徒善徒法。不可不慎焉。

書云孝乎惟孝章

一書言今見于古文君陳篇。脫孝乎二字。曹大家女

孝經亦作孝乎惟孝。漢時尚書全者。可見蓋是孔子之遜辭也。書之意則謂大哉孝乎。惟有孝則友于兄弟。如此則秉政之日。孝弟之義宜施于此。孔子之意乃云。在家能孝弟。則是亦爲政也。何爲以莅位與政而爲政乎。蓋諱本朝不可仕也。何其爲爲政。爲爲二字。上爲虛字。下爲實字。左傳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爲爲二字。其義於是了了。

十世可知也章

一世。謂人之一世也。字書曰三十年曰世。代者王者革命更姓之名。然古書世代通用者有之。左傳曰。孔子六代之祖孔父嘉。此章不必然。前儒通世代二字以說之。後人據其遺誤。直受不攷。以致悻悻。不可不詳辨焉。十世可知也。問一代中之十世也。自現在今日之君。而至後日十君之間。可預前知也否。孔子反以夏殷周三代所沿所革之禮而答之。周之末世。其或有王者繼周而作者。則又損益周禮以建一代之制。然則繼周後王一代之中。雖

長祚百世之間。其禮可準知也。何唯當代十世而已。其禮則仲尼竊識之矣。百世非謂百代也。公羊傳曰。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百世即是義也。孔子雖聖乎。後王百代之事。何得預知之哉。雖識緯渺茫之言。無言及于是者。夫子胡乃謬爲此迂濶荒誕說。以誑後世者邪。多辭繆說。誣聖人者尤甚。

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夫由有人民以來。三綱五典。何代可變之。何人不因

之。然則何論因與不因乎。因卽因禮也。殷代夏而王。其禮之太域。因於夏者必矣。然而世革時變。其制度有難隨者。有難用者。又有不可臨其時不增益者。則殷湯不得不損益之。其所損益。今不可知。孔子能言夏殷禮。則殷湯所損益。在當時可審知也。周因循殷禮。其所損益。照殷禮而觀之。亦可審知也。聖人之言。青天白日。細觀之。當自見矣。又奚爲嘖嘖焉。須多說哉。文質三統。非孔子之立言。朱子等擬漢儒說。復纏繞回護。以補救之。此亦可恠。

白帟通三正篇曰。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改正朔之說。如是而足矣。而或曰。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正朔有三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或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謹攷之三統之說。初于漢儒。古無此言。繼周者。秦也。秦以十月爲歲首。且刑名嚴覈之法。制天下。繼秦者。漢也。漢亦因秦法而不改之。並無循先王之禮而損益之者。由此攷之。孔子之言。既

無驗焉。非無驗也。聖王不起也。是以終使孔子之言如弁髦。嗚呼悲哉。或問曰。若有聖王繼周而起者。周禮當如何損益矣。曰。雖周禮布在方策。至其損益。則非吾儕所敢懸斷也。雖然。孔子嘗有言曰。行夏之禮。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其沿革之可知者。僅如此。其餘在於聖王之裁制焉。非吾儕之所得與知也。今謹攷之。炎漢太初以來。據孔子之言。用夏正建寅月爲歲首。輅法殷制。冕用周式。此制一立爲百代之法。其後雖王莽魏明俱改漢正。終不

行而亟改其建以復夏正。至今日之後王。五帝不
我邦之聖朝不能復改也。聖人之言爲萬世之法
者如此。嗚呼可不畏哉。太師以來辨斥之言。凡
人而不仁如禮何章。王曰。禮者。非吾制之。而
一人者。雖泛指辭。宜斥人君而言。夫禮樂聖人聖王
所制作而治天下之具也。人君體仁道而治天下
者也。人君而無治天下之心。則治天下之具徒爲
虛器矣。禮云。樂云。豈玉帛鍾鼓之云乎。其意蓋在
乎此。

林放問禮之本章

一先王設衣冠制禮服。非但爲觀之美也。爲使其行
敬讓。擗抑之儀也。故其服雖麤。其冠雖儉。苟欲備
其禮服。以不失其儀容也。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
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故建中
制節以導之。聖王之制禮也。因其情而節之。從其
欲而制之。節之制之必有準焉。無準則無知其所
從矣。其準是謂禮。禮有衣服制度。文章名數。紀以
檢束之。蓋使人行其情而無過也。禮之本。蓋在于

此矣。仲尼嘗有言曰：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衮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禮服之飾，聖人貴之者如此。後世學者皆曰：貴其中心心術，而衣服之飾非所貴。不知聖人立言之意。哀哉！朱子註引禮運：「圻尊抔飲而釋寧儉之義。」又引檀弓與禮有餘，不如哀之有餘之言，以釋寧戚之義。似皆不解禮之本，且如其言，則可謂仲尼之對戾于林放之意，畢竟似錯解了先

王立禮之本也。禮斥衣冠禮服而言，喪斥哀麻桐竹。首經腰經菲屨之類而言也。先王設五服制喪器，非但爲飾其容也，爲使其行其哀戚悲痛之情也。故衰麻升縷之數，雖較戾古制，桐竹苴杖長短之法，雖小背舊制，存衰麻喪器，則使是爲非禮而毀之哉？惟惡哀戚悲痛之情，不存于容也。仲尼曰：臨喪而不哀，我何以觀之哉？子張曰：喪致哀而已。蓋謂此也。然常人無衣冠禮服，則其敬不繼；無衰麻喪器，則其哀不繼。先王制衣冠設禮服，備五服。

造喪器皆爲之也。先王立禮之本。於是焉可觀矣。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章
一巧笑倩。美目盼。謂婦人生來容色絕美也。素。鉛粉
也。紂時婦人既施之。謂秦穆公爲弄玉作之者。謬
矣。子夏以爲婦人生來絕美。則何爲假粉妝以增
艷麗。而此詩曰。素以爲絢。尤可怪焉。因舉此以問
夫子。夫子假繪事以曉之。繪事。繪象服之事。畫山
先以青綠爲之。形。畫火。先以丹朱爲之。形。畫龍三
停九似。鱗角鬣鬣。各各先施其色。以爲其形。象華

蟲宗彙示復然。先施着色者。如後世沒骨畫。各色
布施。形象既成。後再用粉筆。取其分界。謂之後素。
於是山皴之重疊。火燄之炎上。鱗角鬣鬣。翎毛頭
尾之形象。瞭然分明。而胸爛可觀焉。孔子舉之以
謂此詩之意。亦猶繪事後粉筆而取分界。可以觀
也。譬猶貌國夫人淡掃娥眉。以增其艷矣。子夏之
問。孔子之答。盡于此。子夏再言禮後乎者。因孔子
之答。忽然發明後截之義。故再問以質之言。人雖
有忠信之美質。無禮文之飾。則容貌鄙野。而不足

觀也已。若夫有忠信之美質。而加之禮文之飾。則文質彬彬而君子也。其容貌亦可以觀矣。猶婦人有生來倩盼之美。而加之素粉。以有靚妝之可觀也。故問曰。禮後乎。子夏謂後者。就繪事後素以增文之言而言。素非質。素素樸之素。此章反以素爲文飾。故子夏假以喻禮也。後人以素爲忠信爲質之質。而解之。遂引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以爲繪事後素之說。且以孔子繪事後素之語。旣爲說禮之言。故大爲紕繆。使鶻突不通。

禘自既灌而往。章并或問禘之說章。
一禘者。王者之大祭也。故从示从帝。太傳曰。不王不禘。然則禘者。非諸侯之祭也。故仲尼嘗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夫禘之祭。其盱行之禮。非天子之禮。不能備其義焉。今諸侯而爲天子之禮。其僭何忍。觀之哉。故或問禘之說。孔子以不知荅之。若審說之。則舉國惡也。蓋不得不諱矣。再謂之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掌乎。知其說者。卽知禮者也。知禮者之於治天下也。必先知明禮。

義正名分。攷之典籍。以王法奪魯郊禘。而收其祭。誅僭亂。尊王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故曰。如示諸掌。謂其易也。孔安國云。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朱熹云。魯之君臣。當灌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浸懈怠。而不足觀矣。是皆皮外看過。而不得聖旨之骨髓者。故臆說影射。竟一種無味解矣。

禘說數義。紛錯無歸。今舉諸說。括以臆斷。庶幾有後哲教我者矣。因記以俟之云。禘王者大祭。大傳

曰。不王不禘。謂非天子不得行禘祭也。又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周之太祖后稷。出于帝嚳。祭法所謂禘嚳是也。是爲大祭之禘一矣。祭統曰。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是爲內祭之禘二矣。禮記曰。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按內祭乃宗廟四時之祭。左傳嘗烝禘于廟是也。公羊傳。五年而再殷祭。大宗伯註云。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禘。禘祫俱

以為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不合施於它國

按魯以賜郊禘之禮禘祀周公謂之特祭禮不獨施於周公廟而已亦以施它廟且至於閔僖之間為喪畢之祭而用之宗廟皆非禮也故孔子顯書之於春秋曰吉禘以譏其非禮也左氏傳循經而記之又因魯之所行而記魯事而已非必用臆說也至晉人之言則此時它諸侯亦倣宋魯而僭竊天子禮者有之焉晉國霸王也不是為祔祭之禘可謂無窮行僭禮而為之常言矣

八矣

馬端臨文獻通考曰依士虞禮祔祭祝文而致之祔亦有吉祭于廟之禮但儀禮所言乃

士禮若國家之禮則禘祫時享之外必別有一祔祭之禮而經文無可攷至魯則始以禘為祔此說雖似回護左傳可韋元成傳曰劉歆云大禘則終謂善解肯綮矣

王顏師古註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兩

漢刊誤補遺舉此傳曰仁傑按禮不王

去聲

不禘王

非謂天子蓋所謂終王者國語荒服終王韋昭曰

終謂終世也朝新王及即位而來見是為終王之

禘九矣

何義門讀書記引兩漢刊誤補遺其言甚詳今畧之

後唐時皆禪後

有禘喪畢有祫明年春有禘宋朝治平二年同知

太常禮院呂夏卿亦建此議謂之小禘是為禪後

之小禘十矣

按祫前又有吉祭之禘是謂小禘喪畢祫祭之明年又有大禘其說始于

鄭玄皆經無明文

又鄭玄云祫大於禘王肅云禘大於祫

劉歆賈逵俱云一祭而二名無差降或以春禴夏

諦爲夏時之禮。或以春諦夏禴。爲殷時禮。共鄭玄之說又以諦爲審諦之義。云無所遺失。何休之說。見公羊傳註。或云。諦次第也。皇侃之說。又曰。大夫有賜於君。然後諦禘。其高祖乃以諦禘爲一名。遂言曰。天子特諦特禘。諸侯諦則不禘。禘則不嘗。正義引春秋說文曰。不主諦禘是也。右公羊傳註。何休之說。群儒聚訟拘牽纏繞。不得其正。後學無所適從。甚哉其說之泯也。謹攷之。諦王者大祭之名。非諸侯大夫之祭也。故字從示從帝。名義於是焉歷然矣。不可復易也。其祭則天

子祀其祖之所自出。周家祖即后稷。后稷出於帝嚳。故冬至祭昊天於圜丘。配之以帝嚳。仲春祭上帝於南郊。配之以后稷。郊諦之異者如此。郊諦二禮。爲天子大祭矣。故天子祭天。諸侯祭社稷。而不得祭天。有事則諸侯拜禱而已。諸侯行郊諦之祭。則祭天也。非僭則失禮也。魯國僭天子禮以郊諦。故孔子爲春秋顯書郊諦以譏之。又謂曰。魯之郊諦非禮也。譏其僭也。魯之行郊諦出於東周之季世。非周公制禮之意。故云。周公其衰矣。由是攷之。

大傳不王不禘之言。獨爲正說可據。其餘皆出於曲臺學士之手。大戾於聖人立禮之旨。而屬妄謬焉。不足取信。槩而廢之可也。小戴記諸篇。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是以取春秋以約之。而雜其臆見。穿鑿附會。以多其證。故彼此矛盾。無歸一之說。戴氏不辨其是非。輯以編次之。遂使後世學者眩惑矣。其汨經爲尤甚。魯郊禘伯禽受之成王者。小戴氏之妄。無贅之說。不足取信。夫成王守周公之典章。而制天下諸侯。以肇八百之基。後世稱成

康承平之盛者。蓋在乎此。然則成王何有自壞其禮之理哉。東周衰世之君。雖如襄王。堅守典章。不許晉文請。況成王乎。決無此事。呂氏春秋旣言。平王賜惠公天子之禮樂。則魯之僭禮。實始于平王矣。自此而後。魯有郊禘之祭焉。遂用之於喪畢祔祭。或用之於時祭。故左傳曰。烝嘗禘於廟。又因魯之常禮。諸侯倣之。喪畢祔祭皆用之。故左傳曰。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云。漢儒据之。敷衍種種之說。其義不勝繁焉。鄭玄以爲周衰禮廢。無文可明。

遂依左氏傳周禮盡在魯之言以春秋爲魯禮而云唯春秋可以觀之於是以無爲有駕虛爲實推演禘祫志以委曲辨之其實皆屬妄誕是無它故蔽惑緯書之僞而不悟其非也今考其謬之原顧在於魯國擅用其禮焉宜矣孔子謂周公其衰也朱考亭曰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至而治天下不難矣論語註又曰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類語此言似偕謂知鬼神之情幽明之故以

治天下則如示諸掌乎大戾于孔子之意因攷之小戴記中庸及仲尼燕居篇俱云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而治天下其如示諸掌乎朱子據此語以爲是言者明矣意者小戴記原誤讀論語而爲是言大泯蔑聖人之本旨不可不辨焉此說詳余所著中庸私衡入于太廟每事問章

一太廟乃祖廟也謂周公廟按諸侯稱祖廟曰太廟者蓋春秋之僭禮也天子始祖之所出稱太祖太祖廟是稱太廟周之始祖文王出於后稷爲太祖

又其廟爲太廟。諸侯之始祖。雖稱太祖。其廟稱太
宮。又稱祖廟而已。反不得復稱太廟也。魯宋稱太
廟者。蓋春秋之時。僭稱也。春秋曰。吉禘于太廟。又
曰。有事于太廟。論語曰。入于太廟。皆從其僭稱而
號之。按左傳。隱公十一年曰。鄭伯援兵于太宮。註
云。鄭祖廟也。又桓公十四年。傳。宋以鄭太宮椽歸。
爲東門之椽。又宣公三年。鄭孔將鉏侯宣多。納穆
公蘭。盟于太宮而立之。襄公三十年。鄭伯及其大
夫。盟于太宮。昭公十八年。鄭火。使子寬子上巡群。

屏攝。至于太宮。非獨鄭稱太宮也。哀公二十六年。
傳曰。宋景公盟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太宮三日。諸
侯始祖。可稱太宮。太宮外。諸公之廟。可單稱某宮。
此乃周公之制也。齊則太公之廟外。亦皆稱宮。襄
公六年。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註云。齊襄公廟。
晉則康叔廟外。亦皆稱宮。僖公三十二年。重耳將
殯于曲沃。註曰。曲沃有舊宮焉。宣公二年。黑臀王
申朝于武宮。註曰。文公祖父。成公十八年。周子辛
巳朝于武宮。註云。曲沃始命君。魯有煬宮。皆可類

推焉。曰宗廟。曰祖廟。曰禰廟。天子諸侯總稱廟。廟又總稱官。互其稱焉。似無分辨矣。左氏襄公九年。襄公至于衛。冠于成公之廟。昭公二十三年。二十六年。俱曰莊宮。又曰襄宮。註云。襄王之廟。是天子諸侯互其稱者。諸侯又別立出王之廟。則稱曰周廟。昭公十八年傳。鄭稱厲王廟曰周廟。襄公十二年。魯稱文王廟曰周廟。祖廟稱太廟者。獨天子太祖之廟。号而非諸侯太祖之廟。號也。諸侯祖廟。号太廟者。周末之僭禮。而非先王周公之制也。

管仲之器小哉章

一管仲之器小哉。盖惜之也。惜之者。非以管仲霸齊而小其器也。惜不一變而使至道也。夫聖王所立之制度。所以維持百世也。故則大象而昭軌物。文章以治之。而德以導之。禮以齊之。及其至則贊天地之化育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用此致無窮之太平矣。故孔子云。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管仲尚功名。任權力。唯務富國強兵之利。欲速給其家。急足其兵而已。於是壞周公大公百世維持

之典常而不循之。遂廢井田之制。丘賦之法。而不
賴之。大張四維。盛實倉廩。轉禍以爲福。不導之以
德。而以政。不齊之以禮。而以刑。是以國民勇於公
戰。而給於私蓄。遂糾合諸侯。霸于天下。雖然。桓公
死。其霸遷它人。國亂而民苦者。何哉。管仲厭百世
維持之緩。而事富國給民之急也。於是齊復一變
而降。孔子嘗有言曰。齊一變至於魯。蓋謂是也。當
時魯雖衰弱。尚能守先王周公之典而奉之。故又
云。魯一變至於道。若使管仲大其器而治國。則當

能一變而至於道。惜哉。是孔子所以小管仲之器
也。然則非以管仲霸齊而小之也。故孔子別稱其
霸功曰。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矣。又曰。如其仁。如其仁。後世儒者。欲解此章。以霸
義而并絀之。是所以不能無紛紛也。宋儒動輒依
孟子言。以管仲之功爲卑。而云。彼非王佐之才。道
學不明。王霸之畧。混爲一途。管仲之時。周室雖卑。
九鼎未遷。楚莊雖僭號稱王。覬覦中國。尚知周鼎
之重。而不可遷焉。管仲何至於此哉。倘當此時。相

諸侯則非霸而何為學者宜商確焉。三歸古註鶻突無論。朱註為墓名。此襲劉向說苑而致謬者。金仁山就此為算家歸除之說。巧則巧矣。其實無正據。韓非子曰。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又曰。管仲庭有陳鼎。家有三歸。晏子春秋曰。昔吾先君桓公賞管仲以三歸。澤及子孫。云云。三歸義未詳。或云。古大夫食采邑之人而餘歸公家。今采邑之人戶數之布車乘之賦并而歸私家。謂之三歸。此說或然。今姑舉此以訪博。

古之士。

坵有五義。鄭玄以反爵之地為坵。乃以明堂位反坵出尊而當之。黃震以儀衛之所為坵。乃以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坵而當之。黃氏曰。抄曰。反坵壘所之。騏驥院牛。羊司。歟。凡營壘多於臺門內立土牆之類。按汲冢周書曰。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坵。註云。反坵。外向室也。豈兩君之好。欲容儀衛而為此。此外向之室。世遠而不可知。此諸侯之禮。而管氏僭楊慎以庖食之所為坵。乃以內則庖食而當之。錄。鉛。奠圭璧之所。亦為坵。明堂位曰。崇坵康圭。是也。載苴茅之所。亦為坵。儀禮士虞禮曰。苴茅之制。

刊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皆累土爲之者按儀禮苴茅之坫及內則庾食之坫俱土禮而非諸侯之事也則此二義除之可也圭璧諸侯之瑞玉也爲兩君之好必執之以爲信畢則反之而抗坫或由是以此章之反坫爲康圭之坫歟今攷之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坫雜記亦曰旅樹反坫及此章之樹塞門皆同一義也爾雅云屏樹也邦君設屏於門內以蔽內外謂之旅樹反坫與旅樹對用則反坫亦爲室屋之制無疑矣儀禮士

冠禮爵弁皮弁緇弁各一篋執以待于西坫南鄭玄謂坫在堂角古文坫作檐又爾雅坭謂之坫郭璞云坭在堂隅坫端也坭垣之坭近邊欲隔之意與坫同故曰坭謂之坫也由是考之蓋屋棟之端反起上向其勢危而欲隔者故名反坫邦君爲兩君之好堂角之端造此四方反起上向之堂管仲人臣而擬邦君之制其僭竊甚矣故夫子以爲不知禮焉坫又作坫漢文帝紀坫於死亡服虔曰坫音反坫之坫孟康曰坫音屋檐之檐與鄭玄士冠禮註相符如淳曰坫近邊欲隔之意與郭氏爾雅註相合鄭玄釋士冠禮

之坵。則以爲堂角之端。及釋論語反坵。則據明堂位。以爲反爵之坵。蓋本好之一字。妄意兩君之好。爲飲酒故云耳。因舉于此以論之。

自荀孟有王霸之辨以來。學者尊王卑霸之論興。遂以管仲爲三王之罪人。又以爲不知聖賢大學之道。卑其功小其器而云。管仲不能使桓公至王道。而終霸道。其無王佐之才可知矣。嗟。是何言哉。夫天下喪道。王道衰微。而諸侯賢明之主。佐之合諸侯。率天下而朝之者。稱之曰霸。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又何假霸哉。天下無道。諸侯無賢明之主。則已。苟有之。則不能尊奉天子。輔之不以爲霸也。天下無道。而霸主不出。則諸侯力爭。夷狄猾夏。百姓陷塗炭。而天下終亡。東周之時。幸有齊桓晉文。出而崇王室。合諸侯。攘夷狄。匡天下。百姓受其賜。免被髮左衽之風俗矣。其功德豈不大哉。孔子未毀霸道。又顯稱霸道。而不恥言之。時人亦或憂夷狄猾夏云。中國無霸也。故孔子作春秋。專稱齊桓。

晉文之霸蓋喜王道不絕雖綫綫乎中國賴齊桓晉文之霸而維持之也此時未有代周者然管仲勸桓公行王道則管仲叛人也孔子豈得稱之哉若荀孟之時絀霸術而勸王道者蓋有以矣姑舍是而可也春秋之時微管仲則天下道滅人倫幾熄焉霸道較之王道則卑矣用其卑者乃王道之降也王道降則不可無霸主也有霸王者汚世之幸也又何絀之爲七雄之後項羽佐義帝自稱西楚霸王六朝之間齊王梁

王佐天子皆自稱其居曰霸府其名義自正矣又顯然稱之而未聞恥之者也宋儒微荀孟之言不取證於孔子不致言於春秋舉世絕口而忌言霸道嗟何其戾也因謹攷之陳恒弑齊君孔子沐浴以朝而勸伐齊若伐齊勝之則魯之霸天下不曰踵焉君及三子共不從其言可惜哉倘孔子佐魯霸天下則西周文武周公之道可復興矣孔子豈爲東周者乎

劉愿父七經小傳曰吾其爲東

周乎言已不爲東周也東周之俗家臣則張公室以逼君陪臣則張公室以逼天子故所不爲

也。程子亦據此說焉。朱子不從。程子者何也。孔子小管仲之器者。亦

於是可并攷焉。

子謂韶章

一韶。虞舜之樂。武。周武之樂。此章謂韶舞武舞。非謂韶音武音也。孔子觀此兩舞。而評其形象。非評舜武之功德也。韶舞。象虞舜禪讓之容。故舞者執羽籥。以表其儀。武舞。象周武戰伐之容。故舞者執干戚。以表其儀。籥舞。謂之文舞。干戚舞。謂之武舞。周禮樂師曰。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

干舞。有文舞。

羽。謂之文舞。又曰籥舞。

周禮籥師曰。祭禮則鼓羽

籥之舞。詩曰。羽。析羽。舞者所持也。如詩。鷺。羽。鷺。翮。籥舞。笙。鼓。

是也。干舞。謂持干戚而舞。

文王世子曰。秋冬學羽。籥。春夏學干。戈。詩曰。左

手秉籥。右手執翟。則干。樂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

舞。左手持干。右手執戈。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干戚

之舞。非備樂也。然則文舞謂之備。武舞謂之不備。

盡美者。稱其舞容所像。儀表之美也。盡善者。歎其

端莊寬優。所像之溫順和雍也。謂其舞備而無可

間然也。未盡善。駁其發揚蹈厲。所像之奮迅猛武

也。謂其非備樂也。樂記曰。總干山立。武王之事。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可以并見矣。

此章孔子觀韶武舞而評其樂也。

左傳。吳季札觀舞。大武者。觀舞。

節韶者。亦如是。

漢以來皆就此章論虞舜周武之優劣。後

學者相承遵之。並大謬也。遂使此語至今無實解。孔子若議二聖之優劣。則宜曰。謂虞舜謂周武。何舉節韶大武之樂而議之。迂甚矣。夫虞舜聖人也。武王亦聖人也。禪讓時也。放伐亦時也。其功之有

優劣者。時使之然。如易地則皆然矣。且夫在其代而議其王。聖人弗爲也。况乎開國創業之聖王乎。後儒輕口肆意。公然詬厲聖人至多唇舌。所以不能免欲啖馬肝之誚也。

君子終食之間無違仁章

一君子終食之間無違仁。違猶棄而違之違。造次於是。顛沛於是。顏回其心三月不違仁。謂心上存仁而不違之也。造次急遽之間。必於是。走人之急。濟人之艱。顛沛仆倒之間。必於是。走人之急。濟人之

善身堂一室言 卷一
艱。是中心慘怛不能已之所發也。或問曰。吾身已顛沛倒仆將斃矣。當此急迫之時。而濟人之難。如之何。對曰。昔朱明之時。有二館人。從縣令而巡部道。有大湖焉。寒月水凍。車馬踏其冰而濟之。中途冰崩。皆陷而沒。百姓等走而拯之。二館人云。吾則雖死可也。君則不可不救也。百姓等遂舉其君而出之。二館人竟死。是吾躬在顛仆傾覆之時。而能救人者也。孔子曰。殺其身以爲仁。如二館人者之類歟。二館人事。王元美記之。其文見四部藁。或聞

此言大喜而去。

一以貫之章

一蓋聖人之道。從其所居而殊其名。是以其所施亦不同。事父曰孝。愛子曰慈。事兄曰悌。愛弟曰友。事君曰忠。使臣曰禮。事上曰敬。使下曰惠。夫婦之間曰別。朋友之際曰信。九族曰睦。外親曰姻。鄉黨曰恤。師長曰順。子弟曰恕。愛民曰仁。畜物曰愛。其道之名目。各各不同。人君之治天下。御家邦。敬大臣。憫婦寺。交隣國夷蠻。亦皆有其道。有其道則其名

亦不同。其名不同。貴賤尊卑。從其所處。異其稱。則其義亦順之而不同。其道乃聖人之所建。其名乃聖人之所命也。卽吾夫子之道也。故夫子自稱之曰吾道。其道之名稱。雖凡百多端。非必一一學之而能之也。學其中之一而善之。則其餘九十九之多。可推此而通之矣。故曰一以貫之。非多學而識之者是也。管子曰。聞一言而貫萬物。家語曰。察一物而貫乎多。一貫之義。當作如是之觀也。而貫之有道。非忠恕二者。則不能貫之也。忠者。盡己之心。

以愛人。恕者。忖己心以愛人。忠恕二者。乃誠心而愛人之具也。夫事父之道曰孝。而非忠恕則其孝不誠。事兄之道曰悌。而非忠恕則其悌不誠。愛民之道曰仁。而非忠恕則其仁不誠。使下之道曰惠。而非忠恕則其惠不誠。君臣上下之交。父子夫婦之間。親戚朋友之際。至齊家治國之政。各有其道矣。而其道皆非忠恕則不誠也。不誠則其道不達矣。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此之謂也。

一貫之義。古今諸註家。皆假纏貫以論之。似則似矣。遂使曾子之言。爲贅語。而無着落焉。余別取論以曉之曰。譬如編百葉冊子焉。百葉之中。不論前後內外。取其中一葉。以爲條子。以利錐鑽九十九葉而穴之。乃以彼一條子。貫其九十九葉。而編之以爲冊子焉。條子。卽凡百中之一道也。利錐。卽忠恕也。又譬之。猶逢蒙蹲百甲。以一箭貫百枚之札也。一箭。卽凡百中之一道也。百甲之札。卽凡百之道也。所以貫之者。力也。力。則忠恕也。言一道有忠

恕之力。以推之。則其九十九之甲。札皆可以貫之矣。譬諭如是。而庶乎無餘蘊焉。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是之謂也。故曰。所求於子。未能以事父。所求於弟。未能以事兄也。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其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其愛同。是謂其忠恕之誠。可以移於貫道也。大學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皆此章之義也。學者其

審諸。

子使漆雕開仕章

一漆雕開學術既成矣。故孔子勸之筮仕焉。開不自允諾之。庶幾竢其學之優而仕。其志同於子產製錦之譬。較子路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言。則奚啻霄壤。可謂厚矣。是孔子所以致悅也。斯之未能信。朱子云。斯指此理而言。非也。斯助字之字。乃指物之詞。其言也訛。斯謂之仁矣乎。文法字例。魯論皆然。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

謝顯道云。至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聖門豈有此荒唐幽渺之論乎。家語曰。漆雕開不樂仕。是因魯論此章之言。而爲蛇足。不可信矣。

宰予晝寢章

一晝寢。當晝日而寢也。列子。晝寢。夢遊于華胥氏之國。韓詩外傳。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呂氏春秋。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糝。七日不甞粒。晝寢云云。宋玉高唐賦。楚王晝寢于高唐之臺。此事原安

誕無憑據。姑借以爲畫寢二字之證。夫子痛責畫寢者。蓋戒學者之怠慢也。夫學者之求道也。發憤研精。忘食廢寢。孳屹屹。勉而不息。猶曰敏而求之。未聞君子勤學之間。有荒怠惰慢之志。而況於畫寢乎。夫子嘗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蓋勉礪學者之言也。程伊川云。此道體也。朱子云。此是形容道體。嘗爲人作觀瀾詞云。觀川流之不息。今悟有本之無窮。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見。無體之體。非聖旨。梁武帝韓退之俱曰。晝當爲畫。迂濶不爲義。劉原父王勉夫等。爲汚穢之說。以溷聖經。殊可慚矣。

我未見剛者章

一剛者。謂剛斷人也。尚書酒誥。剛制于酒。之剛。剛制。即剛斷。孔安國曰。

欲情欲也。字書作慾。淫慾也。有情欲者。爲少艾妻子所牽。心失輕重長短之度。而不顧父母之養。又捨親戚朋友之交。而不顧之。又因仍廢君臣之義。而不顧之。至其甚。則不顧百姓之難。而終喪天下者有之矣。如荀奉倩。薦婦人而損命。申公巫臣。誘夏姬而仇舊國。明皇溺太真而喪寶祚焉。是也。苟有剛斷者。其心執輕重長短之度。可否取捨自決。

之猶以莫邪斷肉。又何吝之有。如陶侃因母氏之督責而終身限酒。王敦因屬吏之切諫而傾室出女。可謂誠剛斷之人矣。王敦賊臣也。原不足取。姑借以示其剛斷耳。賜也非爾所及章

一子貢舉此言而問之者。子貢既發明此義。而其志欲行之。故復發此言而問之。仲尼不許可之者何也。蓋子貢雖今日發明此義而述其言如是。恐終身不能奉其言而守之。故云非爾所及也。凡仲尼所許可者。見其言之符於其行而稱之。顏子嘗謂

欲寡其過。而其行符于其言。因稱顏子曰。不貳其過。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宰我善言德行者也。然而其行不相符。稱其言而畔之。故不敢許可之矣。蓋是之類也。

朱子忽觀非爾所及之言。乃以子貢所述之言為仁者之行。因以無勿字辨仁恕之別。繆妄殊甚。顏子曰。願無施勞。夫無施勞。乃恕之道也。而不曰勿而曰無者。何也。蓋語路之異。而自它之別也。謂勿者。禁它之辭。謂無者。自制之辭。欲無

我欲無此事也。願無我願。無此行也。是其辭不
得不言無也。

夫子文章可得而聞章

一泰伯篇曰。巍巍乎有成功也。煥乎有文章。荀子曰。
有斐斐文章之等。以敬飾之。韓非子曰。禮者所以
情貌也。群義之文章也。或曰文飾。曰文爲。曰文理。
曰情文。曰至文。皆謂禮之有制度節文也。言孔子
常說三代之禮。其制節文爲之等差。吾可得而聞
也。惟至性與天道之說。則其義蘊難聞取焉。今爲

初學假尚書論語之語而麁述其義。其詳子貢既
不明之。况吾淺學。夫子嘗云。性相近也。然從我觀
之。舜子有商均。禹父有鯀。其情夔遠矣。是荀孟以
下。所以說性而紛錯也。而今孔子言性相近也。是
不可得而聞也。尚書云。天道福善禍淫。從我觀之。
伯夷之仁。而終身飢窮。盜跖之惡。而終身快樂。是
太史公所以惑也。而今言天道福善而禍淫。是不
可得而聞也。此章如此說之。則聖旨明了。如白日
青天。豈不爽快乎。凡說經者。以聖人之言。證聖人

之言。以論語之言證論語之言。不復假之於其外而足矣。後儒先立家言。然後引聖言以牽合已說。是以大謬矣。自循其謬。又數數回護之。其戾聖意者宜矣。

孰謂微生高直章

一王龍溪

汝中

文集曰。人皆謂高率直少禮。觀諸乞

醢。儘是委曲。蓋美之也。朱子以爲掠美市恩。非旨。因按之。直卽愚直。慇直之直。直率易直。無婉曲之謂。葉公所謂直躬證父是也。如宋儒謂是曰是非。

曰非。有謂有。無謂無。而爲直。則是愚絞無文之人。且乞醢。瑣微之事。何足許以議之哉。若以微生乞醢爲不直。則如吾夫子時陽貨之亡。對之以婉辭。亦曰不直而可乎。陳司敗以黨譏夫子。夫子猶受其言而不舉。昭公之非。反以爲已過。如此等果謂之何。後漢司馬徽一時有名之士也。有人臨蠶就司馬徽求簇箔者。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人尤之。徽曰。人未嘗求已。求之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其婉曲可觀矣。司馬徽尚如此。况微生高

乎。余想微生高當時聞人也。而世人皆謂率直清狂少禮無味之人。故孔子反就乞醢瑣事以解其冤爾。若夫愚絞無文之人。則孔子何掛齒牙而議其可否。

巧言令色足恭章

一巧言。辨捷口慧也。令色有二義。詩美仲山甫曰。令儀令色。謂君子威嚴可畏之色。連言巧言令色者。非此義也。巧言令色。佞也。令色即下所謂色取仁而行違是也。國語曰。姦仁曰佻。韋昭註云。以姦偽

行仁爲偷仁。謂顏色銜慈仁。而心不然也。此章令色即是也。足恭。孔安國曰。便辟也。所謂足之恭。是也大戴禮足恭而口聖。足對口而成語。則訓過者非古義也。史記五宗世家足恭而心深刺管子曰足恭而辭結皆指足之恭而言

盡各言爾志章

一夫人雖有鄙吝之心。好名之人。善辭萬鐘之祿。棄之如脫屣焉。然而其真情鄙吝之人。簞食豆羹亦見於色。况車馬衣裘。假人被敝而欲無遺憾者。亦難矣哉。子路勇猛剛斷之人。而其言如此。吐露真

情而弗隱。以是爲已志。其懇切警戒。實使人聳動矣。項羽亡暴秦。霸天下。富有四海。奉養有餘。而抗印。吝賜。終亡其身。失天下。不亦痛乎。北齊顯祖嘗解所服青鼠裘。賜唐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今觀此言。則雖大國之主。必有鄙吝之心。此章言志。與後篇言志不同。後篇言志。如徂山言志。此章言志。問鄉黨朋友之間。其用心如何。雖有詳畧。就其荅而分辨之。凡觀經。觀其首所記。其問其言。雖同。視其荅而知有分辨而不同。記者畧而繁。

舉之可知矣。爲命諱。謹草創之。不言。爲鄭國爲命而畧之。猶觀世。叔子產而鄭國之命者可知。子路顏淵之言。其用心。不過於施朋友鄉黨間之言。而孔子獨以安天下人民之言立其說。則背其問而戾二人之意。聖賢之間荅。何如此哉。後儒引聖人所過者皆化之。其德與天侔功。其盛德高大。如造化者。說此章之義。大謬矣。孔子所謂聖人也。盛德之大必然矣。然而此章之言。非謂此之謂也。少者老者。不過謂吾親戚鄉黨之諸老弱也。何以知其

然乎。以少者老者之間。插入朋友信之之語也。
聖人既至安天下懷人民。則朋友之間。又何論之。
說經問荅言語之間。不可不詳晰之而明辨之也。
故孔子曰。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則其餘不
足觀也已。可不慎歟。余自多學孔子之道。奉聖賢
君子之書。警戒其法語。既決心者久矣。然而鄙吝
之情。時發而未熄。與衣於人。或顧念惜之。假人被
敝。或有憾之。奚其心之鄙也。自省吾身。不能無慙
慚也。嗚呼。亦難矣哉。顏淵言願無施勞。無伐善。人

道之尤難者也。無施勞。忠也。無伐善。謙也。謙者。天
道之所益也。忠者。人道之所親也。是乃神聖大禹
所戒慎也。雖亞聖之大賢。常警戒之。而欲無施勞。
無伐善。其志之所慎守。常在乎此。孔子稱曰。顏氏
之子其庶矣乎。此所以慟於其死也。孔子之意。願
使朋友親戚鄉黨老者。安於我行焉。安之言。知其
行之有恒。而不敢疑也。人告曾子之母。以曾子殺
人。而其母不信其言。而心安之。是也。信之言。使我
言信。其忠實不重千乘盟。而徵子路之一言。是也。

懷之使少者懷我德也。謂如七十子知其德而使
心服之也是也。

何氏義門讀書記引張橫渠說云。仲由樂善。故車
馬衣輕裘。喜與賢者共敝。從願字。至敝之爲句。又
引白虎通及張文昌蘇子瞻詩。以證張子讀法。永
去聲。今從之。

伯牛有疾章

一牖南牖也。依儀禮攷之。南牖設於堂之北。室之南。
室中暗晦。假之以取明。伯牛寢南牖下。使孔子背

北南面而坐。孔子先入其室而問疾。畢將歸。已出
戶在堂上。猶惜之。再自南牖執其手訣別云。命矣
哉。是寫其深惜伯牛之狀耳。後儒所釋膚淺。不得
其旨矣。

賢哉回也章

一古者中國乏稻米。常食黃粟米。故蒸以爲食。無底
曰甑。有底曰釜。沃水於釜。置甑於其中。甑中施簞。
而炊之。炊成則移之於簞。之竹器。如饘粥則不然。
石崇之澳餉。澳沃字同于釜。范史雲。甑中生塵。釜中生

魚皆爲其蒸也。世說陳仲弓之子忘施簞而飯不
餽之類。可并。以見中華古代爲食之法矣。中國乏
食黃粟其說詳見余所著黍稷稻粱辨顏子不改其樂其所樂者乃
堯舜之道也。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
舜之道。卽是也。孔子曰。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其樂亦不外于此。學者之樂不亦大乎。程子曰。昔
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朱子曰。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
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是亦一箇啞謎。近撫弄

人矣。程子又曰。使顏子以道爲樂而樂之。則非顏
子矣。朱子解程子之意云。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
理渾然。不待以道爲樂而樂。孔顏之樂在於樂道。
則是孔顏與道終爲二物。若夫謂孔顏不以道爲
樂。而道之外有別所樂。則執顏以道爲長物乎。身
外無道。道外無身。捨道而將樂何物乎。朱子重謂
孔顏體道而一。故不事道而樂。以回護之。饒舌向
玄微。多說至高妙。隱僻奇恠。總是歸於無用焉耳。
程子以人欲消盡。渣滓渾化。無適而非天理爲仁。

故假素問麻痺不仁以釋仁字遂以至公當之而
彼以此處爲樂乃假光風霽月天風海濤以喻之
彼所謂常惺惺地是也是誤會孟子反身而誠樂
莫大焉之語而爲此說而已且夫以無欲爲仁則
孟公綽之不欲原思不行克伐怨欲皆謂仁而可
乎道學者流或云學者求仁若不實見得分明則
流爲釋氏此何等言宋儒認仁道之乖戾於是乎
可見矣余故曰濂洛關閩之學非不道也然非吾
孔門之道也宜與楊朱墨翟申韓佛老同爲一種

之道矣

冉有曰非不說予之道章

一郝京山曰廢猶廢櫟之廢謂無足也見于詳解及
談經因按韓詩外傳曰白公勝之難楚任之善懼
三廢車中又刺客傳始皇遂拔劍以擊荆軻斷其
左股荆軻廢又戰國策衆逐犬擊之犬廢皆謂不
能立行也君子志學也中道半途而力竭足廢而
躬斃則已苟不力殫不足廢則其道雖遠其塗雖
險我則欲究其所至又何爲自畫而不進哉表記

善身堂一
所謂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亦此之意也。中庸曰。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吾弗能已。猶曰。孔子亦不欲半途而已之也。吾下添亦字而觀之。則殊覺明了。

知者樂水章

一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人。仁者之愛人。也不待修爲。不假安排。中心懽懽。自然愛人。故曰。仁者安仁。因稱曰。仁者樂山。又稱曰。靜。又稱曰。壽。是形容仁者之安仁而行仁也。非曰。仁者實樂山。仁者皆

壽也。又智者利仁。利猶貪求也。智者知仁道之美。不可以不處於此。是以日夜貪求之。無須更之有間斷。故假水以形容之。因又曰。動。皆謂勉強求仁也。樂者。謂樂仁功之有驗也。亦非曰。智者實樂水。智者皆動也。

默而識之章

一何有於我哉。與左傳。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昭元年其義相同。又云。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昭六年又云。蒲人狄人。余何有焉。僖二年

十四 何有。猶謂何關。古文多用之言。此件之事。人當自勉致而已。何可待我言。而後為之哉。子張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親喪則人人當自致也。其情之發。何關於他人哉。孟子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亦此意也。故下章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可并見也。表子才隨園尺牘云。論語中。兩稱自謙之詞。蓋言我平生不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耳。此外何有於我哉。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亦即此意。表氏說。出於孟子。載夫子答子貢之言。蓋學而不厭。教人不倦。則夫子所自任也。仁聖之

事何有於我哉。其義亦通。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章

一我無隱乎爾。古人或以乎爾為助字。非也。爾汝也。列子曰。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乎。為於則爾之為汝。不俟解矣。世說德行篇曰。謝公夫人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此言其平常行事耳。目所聞見而可放效也。孔子之意。亦不過如此也。已。孔子嘗云。吾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成。蓋戒門弟子不觀平常行事而

放效之。惟專恃言語者也。昔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云。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臨下而不敗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如公明宣。則可謂不錯。爲學之正的者矣。古人皆有身教焉。今人惟恃言語而已。學者安望其有得。近世道學之徒。有以清心靜

坐解悟教人者。於孝弟忠信人事之實。則茫然不達。此又言語之不如也。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楞嚴經。佛勅羅睺羅。擊鐘一聲。佛問阿難曰。汝今聞否。阿難言。聞。鐘歇無聲。佛又問。汝今聞否。阿難言。不聞。晦堂意與此相同。是意便言。天地宇宙之間。雖廣雖大。

森羅顯現。萬象歷然。目之所見。耳之所聞。鼻之所嗅。口之所味。覲面露呈。八面玲瓏。何隱之有。且夫諸佛在心頭。莫向外求。人人具足。個個圓成。我面何殊佛面。心是本來心。面是孃生面。達磨西來。何必別傳。心印各各須看。取山是山水。是水。故華嚴經曰。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是便明佛法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各各可識得也。其言弘大玄妙。提撕無蘊。各各可自省焉。然而此於吾夫子之道。無有關涉焉。置而弗論可

也。今人或引晦堂話而說魯論無隱乎爾。以爲頓悟之妙法。又引維摩默以說孔子欲無言。引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以說孔子四絕。遂立三教合一之說。以佛氏明心見性。道家修心鍊法。當孟子之存心養性。又以佛氏圓覺。道家金丹。當易之太極。而云三教無殊旨。如林子全書是也。夫佛氏之說。在於涅槃。而其義高。以無明佛性。幻化法身爲道。道家之說。在於虛靜。而其旨深。以存神忘形。定

善身堂一
氣通無爲道。二氏之道。洵大矣。洵高矣。吾先王之道。獨在於倫常。而其功寔以孝弟忠信。仁義禮樂。爲教。以贊成天地。化育萬物。爲道。故以明心見性。存神忘形之類。置之於度外。而不論焉。且非聖人之所以爲教也。今較諸二氏之道。則可謂淺近而卑矣。其淺近而卑者。乃是吾聖人之道也。然非入其室而究其闢奧者。則不能窺其高大矣。今之學者。不講經世之學。徒以明心見性。高明無用之教。爲聖人之道。以聖人之所不言。爲恒言。於是乎經

世之學拂土而盡矣。豈可不哀哉。宋儒剽竊佛氏之緒餘。反闢之而相蝸角焉。殊爲可惡。至于明儒有甚於此者。立三教合一之說。以爲同一到。顯然

舉之口。公然自稱聖代。儒宗人天法眼。

李宏甫稱王執中云。

聖代。儒宗。人天法眼。王執中以陽明四句教法。接中根人。所謂漸教。以四無之說。接上根人。所謂頓教。又論大丹之要。與佛家一念超三界。四大合離云。與吾儒相通。執中闡明二氏之奧義者如此。

尤爲可惡。王陽明乃直謂如佛氏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卽吾聖人所謂良知格物致知之功。由此言而觀其意。則是徒借子輿氏成語以立

其門風耳。其實主禪學無疑。薛敬齋以造化萬物皆自虛中來爲言。陳白沙以靜中養出爲言。其外羅近溪之萬物一體。林龍江之以念止念。楊復所之直指心體。以了死生爲第一義之類。是皆佛氏之言。而於吾孔門決所無也。余熟攷之。是非彼之罪也。自宋儒眩佛氏之高妙。而陋吾儒之迂陰。依其言以立說。遂爲學者之習風焉。後儒因仍就其所見。以建立家風。小爲異同。是皆非敢有欺人之心。而然誠以爲聖人之道。不出此外。孔子雖復起。

不易我言已。亦不省其旨。乖戾確乎。守之不變。其實宋儒爲之。偏也。至於郝京山。則又甚於此。其言曰。明德聖學宗領。二氏竊取。變換爲清淨圓覺。妙明智慧。定光種種名色。其實本聖教也。又曰。佛氏謂汝動念塵勞先起。我按指海印發光。皆踏襲大學安慮之說。大學千餘年授自聖門。千餘年後佛入中國。拾我殘唾。於是公然取彼立言各名色字面。以爲吾道之用。乃謂明德曰靈光之體。遂言云。從太虛中起念。從圓覺裏應事。太學解其言宏大玄妙。

一如禪家授記。剎高談明心見性。以爲真洙泗之道。於孝弟忠信人事之實。則悉置之度外。而不講不求。聖人輔世長民之道。蕩然掃地矣。其流弊至元明諸儒。而極。余不可以默止。因述此說者如是。非敢排擊先輩以崇己說也。讀者其諒諸。

夫子爲衛君乎章

一伯夷叔齊事。雖不見傳記。迎語孟之所說。而尋繹其義。蓋當殷之末。其父現爲孤竹君。有二子。伯夷叔齊二人之外。其季一人。傳記失其名字。父愛其

季。欲以爲嗣焉。雖然。伯夷兄也。宜爲嗣矣。父患之。伯夷知其意。逃太子位。奔居于北海之濱。伯夷雖逃。叔齊尚在。則季未可得立。叔齊亦知伯夷之志。追而逃之。於是季始得立。而父亦得其志焉。是伯夷叔齊二人求己欲立。先立人。己欲達。先達人之本意。而得行之。而父之不欲立我於我。何怨。故夫子稱之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知捨己而成人之爲仁。則己身之廢。又何怨乎。且不欲無怨而自無怨。是仁者之心也。今出公輒以子拒父。而不之入。

善身堂一家言 卷一
是已欲立而不欲立人也。已欲達而不欲達人也。其人既已不仁。況子而拒其父乎。又異於伯夷叔齊矣。是孔子所以不爲也。
再按夷齊采薇于西山者。則逃太子之位。處北海時之事。而非諫武王去周之時也。王荊公論之。覈矣。魯論云。餓于首陽之下者。則處北海時也。其謂餓而死者。則莊周之寓言也。西山採薇歌。亦後人之擬託無疑焉。扣馬而諫之事。出於史遷之言。不足信也。又併而攷之。泰伯虞仲讓於王季。亦猶夷

齊讓於季弟。其仁可知也。而孔子以至德稱之者。何也。泰伯晦蹟辱身。不欲使人知。已讓天下之意。其德至矣。至數百年之後。民猶無得而稱焉。孔子以至德稱之者。蓋舉其大而言之而已。

